

救國
通俗小叢書

陳逸園著·胡繩主編

老百姓
窮苦的
原因

老百姓窮苦的原因

一 一般人的見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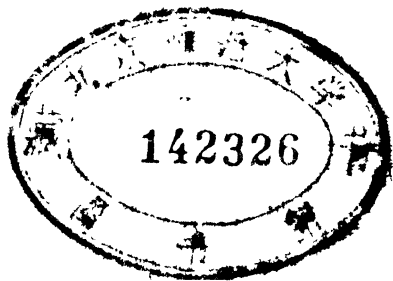
二 帝國主義粉碎了中國的工業

三 內戰和兵與匪的來源

四 人禍助長了天災

五 單靠教育也不是辦法

六 一個簡單的結論



北师大图 B2495627

「現在的生活，越過越艱難了」。許多人都這樣歎息着說。

抬眼看看我們的左鄰右舍，和親戚朋友，誰不是今天愁明天的飯呢？從前耕田種地，或者縫衣做布，只要省吃儉用，也可以積幾個錢，鄉下有許多富戶是這樣發達起來的。但是，現在不行了，一年到頭辛辛苦苦，汗也不知流了多少，粗茶淡飯還只能吃個半飽，破衣爛衫還只能遮遮身體，講到積蓄，更是懶蝦蟆想天鵝肉吃，絲毫沒有辦法。眼看着本來有幾個錢積蓄的也窮了下來，一轉眼又變成了窮光蛋了。大家都感覺一年不如一年了。

「爲什麼越過越艱難呢？」對這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的意見。

一 一般人的見解

張三是一個織布匠，他說：「我從前織布本可以過活，有時也還可以餘幾個錢。現在布也不行銷了，市價一天天低落。日用的東西，却樣樣漲了價」。

李四說：「我家却吃了兵與匪的虧，屋子燒掉了，家內的東西搶得精光，幾個身強力健的後生漢子被殺死了。現在只留着我這個老廢物，天天吃不飽飯！」

王老二却皺着眉頭另有一番感慨的樣子。他說：「寅年遭水，卯年遭乾，田裡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天老爺不發慈悲，人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隔壁的李先生他是出過洋的，他的見識到底與衆人不同。他說：「中國人自己不求進步，是要受天然淘汰的。假如多學習點科學知識和新式技能，自然

不愁沒有飯吃。中國所以不如人的原因，就在「貧愚私弱」四個字上。

對門的周老爺，他在滿清的官場中混過了幾十年，他只是追戀着他的太平盛世。他時常對人說：「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，三個錢可以買鹽，十個錢可以糴米；鄉下到處有不要買票的戲看。真命天子不出來，百姓那裡有好日子過呵！」

周老太太却另有一種見解，她是最相信命運的，她時常勸人不要埋怨天地，她以為「富貴在天」，她說：「運去金成鐵，時來鐵似金」。人是爭不過「八字」與「命運」的。

上面這些話，除周老太太的迷信的命運論以外，其餘的人說的話都有事實的根據，似乎都有道理。那麼究竟誰是最對呢？不過，這些都不是「窮」的真正原因，只是一些「窮」的症候。他們時常把症候看做了病根，所以只是想一些頭

痛醫頭，脚痛醫脚的辦法。土布沒有銷路了，他們便改行。田裡收成不好，他們便求神拜佛。就是出過洋的李先生，也不過是勸人學點科學知識和新式技能罷了。周老爺更只能望空着急，真命天子終究沒有出來的消息。這樣可以救窮嗎？「不能」！「不能」！一萬個「不能」！

大家知道，窮的真正原因，本來用「天災」「人禍」兩件事可以包括。不過，現在科學昌明的時代，雖然還做不到「人力勝天」的地步，但是，憑已有的科學知識，至少可以做到「人力補天」的境地。所以「天災」，還不算重要的病根，現在的病根還是「人禍」。去了「人禍」，大家便不會天天鬧窮了。

這個爲「禍」的「人」是誰呢？諸位不要着急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二 帝國主義粉碎了中國的工業

我們先來考察張三所說的話吧。現在的土布爲什麼不行銷？市價爲什麼低落？日用的東西，爲什麼樣樣漲價？這都不是很簡單的問題；尋根究底起來，是要牽涉到外國去的。

講到生意經，我們總不會忘記「價廉物美」四個字吧。誰能做到「價廉物美」，誰就能够生意好，反之，「價貴物劣」的，一定賽不過人家。

從前的土布爲什麼行銷？因爲從前的市場上，還沒有大量的洋布和他競爭。現在的土布爲什麼不行銷？因爲洋布競爭得太利害了。土布爲什麼競爭不過洋布？因爲洋布是「價廉物美」，而土布却比不上他。

洋布怎樣做到「價廉物美」的呢？這却有一段大道理在內面：

土布是用人工做出來的，洋布是用機器做出來的，機器做的東西比人工做的來得好，這是很明白的事情。在中國還只曉得用土布的時候，歐洲人已經早有了機器，做出洋布，洋紗，以及種種精巧合用的東西。那時候的中國還是自做自用，外國的洋貨沒有大量的輸進中國來。自鴉片戰後，英國和其他國家的軍艦，大砲衝進了中國同時他們的洋貨也就如潮一般地湧了進來。這樣便開始打擊了中國的土布。

洋布既是用機器做的，自然可以做得「物美」，又因為機器比人工做得快，還可以做到「價廉」。所以洋貨一到中國就把土貨打倒了。於是我們點火要用洋火，用洋油，穿衣要穿洋布洋紗。讀者也許要問：「我們到外國去買些機器回來織洋布，不就可以抵制外國的洋布嗎」？不錯！不錯！不過我們要知道，張三織土布用的是木機，有了十把幾塊錢就可以買一部，織洋布的機器便

沒有這樣便宜。換句話說，靠織土布過活的張三便沒有這手本錢，所以沒錢的張三只好被洋布打倒。即使其他有錢的人，到外國買了機器回來織洋布，張三在這時也許可以改行，到中國人開的工廠內去織洋布，但是，中國自己造的洋布終究敵不過外國的洋布，中國的洋布縱然可以做到和外國洋布一樣「物美」，但是，「價廉」是始終不能和外國比擬的。

外國的洋布運到中國來，只要完一次關稅便可以到處銷售，中國的洋布却要完無數種稅。國家的關稅權，本來是保護本國工商業的一件法寶。本國不要的東西，便把進口關稅提得很高，使外貨成本增加，運到中國來，價錢就要貴得很。本國要用的東西，便把進口關稅定得很低，甚至免稅，使外貨源源而來補我不足。對於出口也由政府規定，這叫做「關稅自主」。但是，我們中國的關稅權却被外國搶去了。進口出口要如何完稅，都要由各國大家議定，這叫做

「協定關稅」。關稅權既拿在人家手裏，所以外國進口的貨物便完了很輕的稅。並且，完了一次之後，無論運到何處，都不再完其他的稅了。

但是，中國的國貨却不這樣。以前中國國內是五里一關，十里一卡，國貨轉運的道路中，每碰到一個關卡就得交納一次稅。後來這種制度雖然取消了，但是統稅的繳收還是很重，其實不過是以前分幾次繳的稅現在合在一起繳罷了。所以結果國貨的價錢並不能夠便宜。說起來，還是吃了帝國主義的苦，因為他們統治了我們的關稅，弄得我們國家的關稅收入減少，於是就不能不在國貨的身上加重負擔了。

外國人除在關稅方面享受特權以外，還有一個更毒辣的手段，便是在中國內地設廠。關稅權雖操在外人手裡，然而進口稅總是要完的。假如把工廠設到中國內地，那就有許多的好處。第一是原料可以就地購買。中國是一個農業

國，原料的出產是很豐富的，像生絲，茶葉，大豆，羊毛，棉花，以及鑛砂金屬，都是出產得很多的原料品。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設了廠以後，不獨對於原料品的收買便利了許多，而且省了把原料品運到國外，還要多加出口的關稅和運費。第二，他的製成品可以就地銷售，好比他在中國開了織布廠，所出的洋布可以在中國市場上發賣，又省了一筆進口稅和運費。第三，可以利用中國的賤價勞動。因為中國工人比外國人更耐勞苦，工資也比外國人的低廉。每天做十餘小時的工，僅拿得一二角錢的工資，這樣的賤價勞動，在外國是很少有的。

他佔了這些好處之外，還有兩件事可以壓倒中國人。第一是他有更進步的機器，與更精確的管理。我們中國雖然也到外國去買幾部機器，但總是些舊式的。即使買進來的時候還是最進步，最新式的一種，可是，過了幾年，人家的又進步了，改良了，而我們還是守着幾架陳舊的東西。我們且把在華日商紗廠

與華商紗廠的工作效率來比較一下：日商在華紗廠中每名工人每年產紗差不多有十二包，華商廠中的每名每年產紗十包都不到。日商每名工人每年產布七百八十六疋，華商的只產二百六十一疋。試看上述的數字，真使人驚駭。這不獨表示外國人有更進步的機器，與更精確的管理，同時，也表示外國人對於中國工人剝削得多麼厲害，對於中國的民族工業（民族工業就是用本國資本所辦的工業）有更大的威脅。

第二是他有更大的資本。中國的紡織業是中國輕工業中數一數二的，在歐戰時候，中國商家紛紛設廠經營，從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年）到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紡機錠數增加到四倍。但是，這時日本在華所增加的錠數却高到七倍以上。歐戰停止以後，華商紗廠無法進展，十年之中只增加三分之一，而日本却增加三分之二。至于織布機在這同時華廠增加了一半，日廠增加到三倍

以上。

從日本佔領東三省以後，中國的紗廠在華北更遭受了無情的排擊。中國紗廠幾于無法支持，停工的二十四家，減工的十四家，倒閉的有三十六家之多，這不是一個很驚人的數目嗎？但是，從另一方面看，日本的紗廠却有驚人的發展，他挾着極雄厚的資本，將中國的紗廠收買了一大批，尤其在華北，他仗着政治的優勢，用各種不光明的手段來壓迫華商紗廠，因此，裕大，裕元，寶成，華新四大紗廠，都被日本收買了。

第三是他有更便利的運輸。中國的水運一向是操在外國人的手裡的，海道交通不必說了，就是內河航行的船隻，也是外國的最有勢力。至于陸路上的運輸，本國的國貨也常感到運費的昂貴和種種的不方便。例如山西所產的國煤，雖政府明令減輕運費，但還有許多額外費用。至于外國人在中國所經營的工業

便不同了。例如撫順煤有日本滿鐵會社的大連汽公司船運送，開灤的煤有英人自備的輪船負運輸責任。因此，中國的國煤裝到上海以後，比外國煤所費的運費要高三倍。我記得有一個美國人曾說，中國鐵路運費有比美國高出八倍至十倍的。他說，陝西的棉花在陝西本地的價錢爲一，美國的棉花在美國本地的價錢是三，等到運到上海以後，陝棉的價錢變爲二，而美棉反變爲一了。（這就是說在原出產的地方美國棉花比陝西棉花價錢高二倍，但各加上運到上海的運費之後，陝西棉花反而比美國棉花高一倍了。）這完全表示中國運費太高所受的影響。

外國人處處佔了上風，所以他在中國可以橫衝直撞。不獨織布匠張三的土布被打倒了，就是有錢的中國人，想自己製造洋布來抵制外國貨，也是不能和他競爭。因此，中國人辦的工廠一天天倒閉。改了行的張三，到這時候也會因

工廠關門而變爲失業的人了。這時，頂興旺的自然要算外國人辦的工廠。成千成萬的人，都急于要找工做來維持生活，但是，外國人辦的工廠容得多少人呢？我們想想看，這些失業的人能抱着肚皮挨餓嗎？不能！不能！無論什麼人決不願意坐着餓死，他總要在無可如何之中找一條生路。他的最便當的生路是什麼呢？說起來傷心得很，他的出路便是「兵」與「匪」。

三 內戰和兵與匪的來源

李四不是說吃了兵與匪的虧嗎？提起了兵與匪，我們不僅想到外國人如何破壞中國的手工業和新式工業，直接製造了一批失業的人，並且勾結中國的軍閥製造了兵，製造了匪。兵可以隨時變匪，匪又隨時受招安變成正式的兵，這些兵與匪的連環戲法，就構成了中國連年的內戰。

現在來談談內戰吧。

一般人開口就罵那些不顧民衆痛苦的軍閥，只知爭權奪利，屠戮人民；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軍閥不過是一個木偶，他的背後還有牽線的人替他作主。這是外國侵略中國的一種手段。

且舉幾件最著名的內戰來說吧。

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，首先發動帝制的人是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。他最先發表一篇「國體改變論」，主張中國應改用君主政體。這時候，民國的基礎沒有穩固，滿清的舊官僚還有很大的勢力，所以許多舊人物便乘機慫恿。袁世凱因為想做皇帝，便不得不聯絡外國人，日本看穿了這一點便挺身出馬願意幫助袁世凱，他向袁世凱強硬地提出了二十一條，這種條約我們雖然至今沒有承認，但是我們的虧却吃夠了。

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，接着便是直皖戰爭。直系的首領是曹錕，吳佩孚，皖系的首領是段祺瑞。直系是拿英國做靠山的，皖系是拿日本做靠山的。英國和日本各自手中提一個活寶在中國製造戰爭，直系戰勝了就是英國得勢，皖系戰勝了便是日本得勢。直皖戰爭之後就是奉直戰爭，奉直戰爭仍然是英日兩國做提線人，不過日本因為皖系倒了之後，又培養了一個奉系，奉系是拿張作

霖的力量做主體的。他們的戰爭時起時伏，打了好幾年，不單在中國北部和中部造成了連綿不斷的戰禍，並且延到中國的南部了。那時候，英國勾結廣東的陳炯明，因為當時的廣東，已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，這種運動是要打倒外國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。這樣便惹起了英國的嫉忌。所以當廣東出師北伐的時候，陳炯明便響應吳佩孚，在廣州叛變，圍攻總統府，砲擊觀音山，孫中山先生幾乎遭了重大的危險。

這些數不盡的內戰，沒有一次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從中慫恿，挑撥，威挾，利誘。他們得了些什麼好處呢？

第一他破壞了中國的工商業。不單打仗的地方，成了瓦渣坪，所有工廠，商店掃蕩得乾乾淨淨，就是不在火線上的，也因為交通受了阻碍，貨物滯銷，後方的軍差天天繁重，人民受了很大的痛苦。

第二就是外國可以乘機販軍火，放債。我們中國連年內戰的軍火，百分之九十幾是由外國買來的。同時，外國的銀行團還可以乘機放債。中國的財政素來沒有什麼賬目的，要找一個清清楚楚的數目實在很難。不過，據民國二十一年度的決算，債務費及賠款項下佔支出總數百分之三九·五一，軍費佔百分之四四·四八。中國處于這種狀態下面，只有借債度日。二十一年度所借的債額是一億三千萬元，二十二年度的概算上的借款收入是五千萬元。我們的所有礦山，鐵路，關稅，印花，鹽稅等等，差不多全都抵押給外國人了。中國只剩了個空壳。在外債上還有一筆糊塗帳，就是有名的西原借款。這是日本借與中國段祺瑞內閣的無担保的借款，很顯明的是段祺瑞拿他來殺了中國同胞的，中國民衆因爲這筆借款特別糊塗，所以至今大家不肯承認。

第三外國銀行勢力增大了。因爲中國的連年內戰，軍閥搜括的毒辣，金融

紊亂已達極點。有鎗階級各霸一方，在他的勢力範圍裏面，居然開辦銀行，發行鈔票，但是他的勢力一倒，所有紙幣便一文不值了。所以有錢的人，不敢把他的現錢存到中國的銀行，錢莊上去，他們情願不要利錢，出保險費，存到外國銀行里去，國內每一次內戰，外國銀行便要發一筆很大的財。這樣，外國的銀行勢力便一天天漲大起來，中國的金融被他操縱了。同時，中國的貨幣也不能統一。以前幾年各省都有各省的鈔票，銅元。近年來法幣雖然統一了全國，但是法幣的穩固還是不得不靠英國美國在後面幫忙。

第四是外國在華的運輸業發達。在內戰的時候，因為軍隊的拉差，擄人，交通非常不便，戰區的人民無法逃出，貨物也無法轉運。這時，外國的輪船便乘機做生意了。他們利用不平等條約，船上插着外國旗子，中國政府便無權檢查，更不敢拉差。他們便故意抬高票價，向民衆勒索。還有運輸，保險，都乘

機大做生意。

除此以外，他還造成了中國的嚴酷無情的苛捐雜稅，使人民負着最嚴重的担子。尤其是農民便首先遭了殃。

提起苛捐雜稅，首先便想起田賦。地方政府一要錢用，總是先從田賦下手，田賦正稅年年加重還不足，便興附加。附加稅的名目在江蘇多至三十種。海門縣的附加超過正稅二十五倍。這種捐稅每由縣政府隨便增加。還有些地方更有所謂預徵。四川是預徵田賦最有名的，在民國十四五年時即已預徵到民國六七十年了。

苛捐雜稅的花樣越出越多，那些無拘無束的軍閥，他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向民間去搜刮，甚至還要徵工，要人民做工而不給錢，連飯也要吃自己的。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又乘機敲詐，老百姓把田地荒廢了也沒人管。老百姓一方面受苛

捐雜稅的剝削，一方面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壓迫，使他們沒有見青天的日子。他們在這種形勢之下，工也做不成了，田也種不成了，便成了一大羣的失業者。

這一羣的失業者，一部份集中城市到工廠裡去做工人，另一部份便只有當兵和做匪的兩條路。

軍閥們利用這一羣的失業者來造成兵，這一羣兵又直接間接在鄉下製造無數的失業者。同時，集合一大羣的失業者到處打家劫舍，有些地方居然把這種土匪做一條陞官發財的道路。從前陝北地方對於這種辦法，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名詞叫做「掙功名」。他們認爲子弟讀書沒有出路，只有買幾枝槍，糾集同志去作綠林豪傑，等到勢力擴大之後，政府無法勦滅，只好去招安，委任這些綠林頭目爲營長團長等，這樣，土匪一變而成正式軍隊了。中國的大好老中有許多

是從這種「掙功名」出身的。頗負盛名的樊鐘秀和陳國璋都是從綠林中「打出山」來的。

四 人禍助長了天災

我們看了上面所說的話，可以了解張三和李四所以窮的原因，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們的罪惡，但是王老二所說的「遭水」，「遭乾」，這不獨王老二認為是「天災」，就是一般人也認為這是「天災」，總很少有人說這是「人禍」的。其實，這都是「人禍」，至少可以說因「人禍」而使「天災」更加嚴重，「人禍」與「天災」相加起來便成了連年不斷的水旱災荒。

我們如果把這幾年災荒統計起來，必定有很驚人的數字。

民國六年河北的水災，被災區域一百零三縣，災民六百三十五萬餘名，被淹田畝二十四萬零一百九十六頃七十二畝。民國九年北五省的旱災，差不多牽連到三百七十餘縣，災民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五千餘人。民國十一年及十三年

水災，更是驚人。這次大水差不多淹沒了福建，察哈爾，湖南，湖北，江西，廣東，廣西，河北，山東，河南，本部十八省差不多沒有僥倖免掉的。淹死人民一萬三千餘人，災民多至二千零二十七萬餘人。民國十七年華北的旱災，他的災區遍八省，災民三千三百三十九萬餘人。民國二十年江淮區的水災，災區十六省，災民至少一千萬人。

說到災荒的原因，在表面上看來只是天上落的雨水太多，便成了水災，長久不落雨，便造成了旱災。這是王老二一類的人的看法。但是，據政府的調查，有很多的原因：

第一是江河淤塞：中國的河流都是幾千里長，由發源的地方流到海口經過許多省份，由上游帶下來的泥沙，沿途沉澱，於是河床越填越高，甚至河面比陸地高出二三丈，因這些泥沙積滯，也可以使河身日窄。只要上游的水稍大，

便成急流。政府向來治水的計劃，每每因軍閥的梗阻，不能如願進行。軍閥們只顧着私人利益，各人割據幾省地方，除剝削人民外，誰也不肯替人民做半點事。有的還要爲着眼前的私人利益，造成大禍。湖南的洞庭湖邊那些泥沙積起來的地方，有人把他開作湖田，地方政府也只顧到眼前的一筆稅捐，其他的人便乘機發財，把洞庭湖越弄越小，容水量年年減少，山河內的水無處容納，便造成了極嚴重的水災。設使地方官吏真的多爲百姓打算一下，積極的疏濬河流，消極的不貪眼前的小利，也可以用人力來補救天災的缺陷。即使天災不免，也可以減少一點。

第二是各自爲政：談到「各自爲政」便是軍閥割據局面下的必然現象。這種不顧大局而只拿一地的利益做出發點的計劃，不單是不能治水，而且只有釀出更多的糾紛，更嚴重的水患。例如湖南疏濬洞庭湖的問題便與湖北鬧交涉，

江蘇修濬微山湖的大堤，便惹起山東省的爭執；董莊堵口，濮范壽的代表便與鄆城發生爭論。這些，無一事不是證明「人禍」助長了「天災」。

第三是貪污：中國沿江河各省的堤防是最要緊的工程，前清時候設有專員負責。各處修築堤防的費用都劃有巨款，雖然不能根絕水患，但是，如果把指定的經費都用在修築堤防上面，也可以補救萬一。聽說有些省份的修築堤防的費用被挪作別用，或者竟進了私人的荷包。例如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災，事先江漢水利局長，把公款挪往四川做鴉片生意，一時水漲，便無錢添工購料，臨時只得請假辭職，來諉卸責任；黃河董莊決口，也因爲河務局長張某，事先不聽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計劃，臨時又藉口工料兩缺不去搶險，據河北建設廳長視察河工的報告，他說主管機關侵吞工款，已成公開的事實，用於黃河工程的款子不過十分之三，其餘十分之七，都進了腰包。

至于主管機關與河工共同舞弊的情形更是說不盡。如民國二十五年襄河遙堤的潰決，因為建築的時候完全用包工制，並且工人招募不容易以至工程落後；施工時爲取土便利，留有一放水溝未築，水漲時工程處又漫不經心，直至攔水壩將潰決時，才曉得集合人夫來塞溝，到這時候已經無辦法了。據河北省建設廳的報告說：河工大多是沿河一般居民的終身事業，但願年年決口，來維持生計，所以用大麻柳條做堵口的工具，當時雖然能合龍，經二三個月後麻斷柳折，又決了口；而主管機關也可以藉口再請工款，從中撈一筆。這樣彼此利用，便造成了無可挽救的水災，我們試想，這是該怪「天災」呢？還是怪「人禍」？所以王老二的窮仍然是「人禍」造成的。

「人禍」造成了災荒，造成了無數的災民，這些災民一批批離開農村，於是農村裏的人民一天天減少，荒地一天天加多，又造成了來年的災荒。

除了水，旱，風，蟲等的天災以外，在中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名詞叫做「豐災」。怎樣叫做「豐災」呢？就是豐收成災。豐收成災這句話，粗看起來覺得很奇怪，一般人只想到收成不好會遭荒年，斷不會想到收成太好了，也會成爲災荒的。豐收成災有兩個原因，例如甲省豐收而乙省遭了大水或大旱，照道理講，甲省的糧食可以運到乙省去救濟，同時，甲省所剩餘的糧食，也可以得到消場，如此調節起來，可以使災荒的嚴重性減輕許多。但是，中國的情形每每與此相反。一方面是交通不便，使邊遠的省份來不及救濟，有時因內戰的原故使得運輸上面發生阻滯。另一方面，是軍閥把持，使甲省的糧食不能充分運到乙省去，使省與省間劃了一條很深的鴻溝。因此，在甲省裏因糧食出得太多，運銷不出去，於是市價就慘跌，造成「穀賤傷農」的荒象。農民雖然多收了幾石糧食，但是市價慘跌，三分不值兩文，而且沒法全部售出他的過剩的糧食。

這樣便成了「豐災」。

在各式各樣的災荒下面所造成的災民，將怎樣處置呢？

據我們所知道的，可分爲消極和積極的兩種辦法。消極的辦法是救濟，政府支付的救災款項也並不少，可是災民所得的恐怕是很少很少！從組織救濟機關起，以至放賑止，不知要經過許多時間，許多手續，明的開支，暗的剋扣，甚至又被軍閥挪作別的用途了。

積極的辦法呢，說得最起勁的是墾殖，就是把許多無家可歸的災民疏散到邊遠區域去開墾荒地。東三省和寧夏熱河一帶有許多的荒地可供開墾。但是，自九一八以後，那些地方已在日本人的勢力下面，中國人不能向那裡自由移植了，日本所佔的區域越大，我們災民越法無處消納了。

這些，都證明王老二所說的話不十分正確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個表面。

五 單靠教育也不是辦法

至于隔壁李先生，雖然出過洋，讀過書，他所說的仍然是不正確的，他的見識並不比張三李四以及王老二來得高明，他也只看到表面，沒有能更深一層的觀察。

不錯！我們親眼見過「出洋」回來的「洋秀才」，「洋翰林」，「洋博士」，他們回國來便賺得幾百元幾千元一月的差事，威風凜凜，誰不羨慕。大家看得眼紅，於是你也出洋，他也出洋，經濟能力薄弱一點的，便到國內大學去混混，再小點的就到高中去拿張文憑，每個人總是希望出學校之後，在社會上找到一個相當的位置來解決生活。從前看見做官的容易發財，便大家擠進法政學校，以後看見做軍官的有勢方便又擠進軍官學校。還有些看見大都市中工

風便學習化學，電氣，以及機械工程等等，他們以為這樣總可以把生活問題解決了。那知道這仍然是一場春夢呵！我們只看見少數中少數的洋博士，拿幾百塊錢一月，但是，還有無千無萬的「洋貨」，「土貨」，在鬧着失業的恐慌呢？

前兩年居然有人提出「畢業即失業」的問題，要求教育部解決。無數的畢業學生沒有事做，要求教育部救濟，由于這種問題的嚴重，便把李先生說的話推翻了。

出洋留學的一批批從吳淞口裝出去，也一批批裝回來，他們只管學，學了一肚皮的本領，跑回來，便馬上感覺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。許多學了採礦，冶金的，跑回國來一看，全國的礦產一大半在外國人手裡，雖然有許多未開發的富藏，政府又無暇去經營。這種人才便不得不替外國人效力。這樣，雖暫時解決了個人的生活，可是，他所學的本領，恰恰做了外國人壓榨中國的工具。

我再舉一個例：

作者有一個同鄉，是在日本學應用化學的，他回國以後，沒有找到相當的位置。他想要自己開個小小工廠，可是沒有本錢，又看見外國的勢力很大，恐怕難以和他競爭，正在爲難的時候，恰巧他有一位朋友做了權運局長，請他去當秘書。他經過考慮之後，認爲秘書的薪金頗高，還可以向別方面撈幾個，於是決心做權運局的秘書去了。他所學的應用化學，就是如此「應用」。這些例子，足以舉不勝舉。這不是說風涼話，中國社會的真實現象確是如此。

這種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？

我認爲仍然是帝國主義和軍閥所造成的。

第一，因爲本國的工業被外國的工業壓住了，沒有抬頭的機會；重工業不必說了，輕工業也天天在崩潰的恐慌中。這樣，即使有很好的工程人才，那個

工廠聘請得起呢？工廠的數目天天減少，而「出洋」回來的人才源源不斷，將怎樣支配呢？

第二，中國近來社會的情形，變化很快，難得有百年不變的商店，也難得有連任幾十年的官吏或校長教師。你在店裏做經理或會計吧，說不定一年半載店門會關起來。你在學校當教師吧，說不定不到一個學期，部裡或廳裡的長官換了人，教師的飯碗也許靠不住。你在官署裡辦事吧，更是做一天算一天，任憑你的本事沖天，要是沒有人撐腰，包管你永不翻身。

這些，都是半殖民地國家的必然現象，我以為一個國家的生產和教育，有極密切的關係，我們如果不注意到本國的經濟狀況，只是希望在教育方面來救濟失業，那是一種空想。

我們再來談談李先生所說的「貧、愚、私、弱」吧。關於「貧」的問題前面說

得很多，此處用不着再多說了。我們現在且看「愚」是怎樣造成的。說得遠一點，連生理上有缺陷的所謂「獸子」，也不能放過帝國主義與軍閥。我們現在且談談知識不及格的「愚」人吧。現在的教育，是貴族教育，買賣教育。到上海大學讀一年書非三四百元不可，在北平也要二百元，就是到武昌至少也要一百餘元。中學學費也比大學少不了許多；小學呢，城裡的且莫談，鄉下的可以不要錢。人學，但是，買書要錢，買紙筆墨也要錢，到學校讀書不能打赤腳，穿草鞋，也不便穿得七穿八洞。這些，都是一般窮得精光的農家所擔負不起的。甚至窮苦農家的孩子，到了六七歲就要牧牛，割草，看羊，帮着大人做許多事，他們雖想送子弟多讀幾年書，又那裡做得到呢？鄉下教員的待遇，還抵不過城裡聽差的一半的收入，教員本身的知識也就很成問題。這樣看來，要不愚便首先要

有錢，「貧」與「愚」又成了一個連環的東西。因為「貧」所以「愚」，因為「愚」

所以更「貧」。有些熱心教育的人，便大聲疾呼着改良教育，說什麼提高小學教師的待遇，說什麼培養師資，喊的只管喊，而問題終究沒有得到解決。

「私」是什麼呢？大約的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「沒有公德」吧？在許多洋博士看見中國人在公園內面摘花，或者在公衆地方表示着不顧全公益的行動，便認爲是中國人的劣根性，搖頭歎息着，以爲中國人畢竟比不上外國人，甚至認爲這是亡國氣象。假如這些人研究一下爲什麼會造成「私」的現象的原因，他們大概就不會這樣說了。我們看見老百姓所見到的只是自己私有的財產被人破壞，私有的屋宇被人燒掉，他們一切的私有物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，他們的和陸家庭被拆散，安靜的社會被騷擾得不寧，他們從來不曾見過「公德」，他們也從來不曾享受過「公德」。

中國目前的社會是「私」的破破壞得體無完膚，所謂「公」的又被帝國主義和

封建勢力（封建勢力就是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）緊緊地壓着，沒有建立的機會。至于「弱」，更是很顯明的一件事。中國老百姓受了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剝削與壓榨，廠裡的工人，每天拿一二角錢的工資，還要養活一家人，種田的亦是苦到無可再苦的地步，能夠吃飽飯已經很好，還論得到什麼補養；而且一年到頭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賣氣力，還講得到什麼休息，這樣，中國老百姓身體衰弱自然是沒法避免的了。弱也還是因為窮的原故，在這雙重壓榨之下，怎麼不「弱」呢？

總而言之「貧愚私弱」都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共同製造出來的。出過洋的李先生只看到了表面，沒有作進一層的探究，所以他的論斷是不正確的。

對門的周老爺，他只追念着過去的太平盛世，却不了解前清時代與現時代

在根本上有什麼不同。其實在前清時候，全國各地方的老百姓也一樣受盡了苦，高高坐在「龍庭」上的，「真命天子」那里顧得到人民的死活。到了外國帝國主義力量侵入中國以後，由於前清政治的腐敗，對外的屈服，就使中國的地位一落千丈，老百姓更是苦上加苦，於是「真命天子」就被民衆的力量推翻。「真命天子」自己還保不住自己，那里能搭救受苦受難的中國老百姓。就是有一百個真命天子出來也不能叫帝國主義勢力退出中國呀！

六 一個簡單的結論

因此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。我們知道中國老百姓窮的原因，是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兩個大魔鬼所造成的。這兩個魔鬼是彼此不離開的，我們要救窮便要從根本上着手。其餘什麼教育救國，科學救國等等，都是枝葉。我們要把這兩個魔鬼趕出中國去，才有出路。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用武力來滅掉中國，中國的整個民族發生絕大的危險，我們要救窮不要僅從枝葉上謀個人的出路，而是要使整個的民族有出路。所以我們的自救方法，只有聯系到整個的民族上面去，才能得到圓滿而正確的解決。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是

打倒日本帝國主義

建設自由平等的新中國。

救中國通俗小叢書

老盲姓窮的苦原的因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著者 陳逸園

主編者 胡繩

出版者 新知書店

漢口·江漢路聯保里
廣州·教育路七十號

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初版

每冊實價

